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13位ISBN编号：9787208079069

10位ISBN编号：7208079064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 阿耶莱·沃尔德曼

页数：307

字数：228000

译者：范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前言

在结束这本你即将读到的小说不久，我写了一篇名为《真实，疯狂与罪恶》的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上。

《纽约时报》在全球有五百万读者，所以很有可能你们都已经读过下面这段了：我有四个孩子，每天我都和他们度过美好的时光：给他们洗澡、梳头，在他们做作业的时候坐在他们旁边，在他们大哭的时候将他们抱在怀里。

但我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坠入爱河，我迷恋的人是我丈夫，是他的脸点燃了我迸发而出的迷恋之情。

如果好妈妈的定义就是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任何人，那么我并不是一个好妈妈。

事实上，我是一个坏妈妈，我爱自己的丈夫要多过爱我的孩子。

当人们读到这里，他们觉得非常非常气愤，美国早间节目女主持人在她们的节目里对我穷追猛打。

她们说我不只是一个坏妈妈，我简直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妈妈。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发邮件给我，对我说：“天啊，我正坐在星巴克，旁边的女人简直气得想把你人卸八块。

”网络上也一窝蜂地谈论起坏妈妈这个话题，大家觉得应该把我的孩子从我身边带走。

他们觉得我疯了，于是便仔细梳理我和我丈夫的作品，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剑心怀不轨的蛛丝马迹。

我的经纪人甚至在纽约联合广场的咖啡厅内卷入了一场争斗，她和共进午餐的伙伴提起了我的名字，这时邻桌的一位女士大叫道：“我讨厌那篇文章，我讨厌它！”

”她们气势汹汹地争辩着这篇文章的价值所在，最后的结果就是餐馆中的女士分成了两派，一些为我辩护，而另一些则对我谴责。

我真希望自己能轻松地说，这一切关注都如此有趣，让一笑而过，但如果那样说的话，我就是在撒谎。

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就觉得自己是个坏妈妈，我看到自己身边的女人，在有了孩子之后，就彻底改变了和丈夫的关系。

她们热情转移了，重心不再放在丈夫身上，而是给了孩子。

她们的丈夫曾是精神世界的中心所在，而现在出现了新的中心——太阳，她们随即便放弃了丈夫，转而绕着孩子的轨道而行。

连她们一度曾经了解的利比多。

也消失不见，被彻头彻尾的物质欲望取而代之。

这些批评的声浪，让我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为什么呢？

难道这房间里的所有女人，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有转变成模范母亲吗？

为什么只有我无法将孩子放在精神世界的中心呢？

就像我在文章里说过的那样，我非常爱我的孩子们，我愿意为他们牺牲奉献。

但我并没有和他们坠入爱河，我爱的人是我丈夫。

我想知道，是不是这就让我成了一个坏妈妈？

欧普拉的节目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欧普拉想要我上她的节目，谈一些她说了很久也想了很久的东西——她看到观众身上的积怨，渐渐难以压抑的怒气和暴躁——家庭主妇间互相传染的低落、沮丧的情绪。

她认为我的文章从另一个方面描述了这种症状。

我很想参加这个节目，那也正是我一直以来写作的目的。

从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正遭受着这种积怨的折磨开始，我便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时我正坐在洛杉矶的一座游乐场里，我的公文包换成了尿布袋，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孩子和自己，我的所有追求凝成了一些我以为是愤怒的东西。

我现在才意识到，那种心情几乎濒临绝望。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在我辞去联邦公诉辩护人的工作之后，开始写作之前的两年时间里；在我作为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到有了第一个孩子然后是第二个孩子的日子里，我并不拥有那种我在文章里所写的身心满足的生活。

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思全在孩子身上，惟恐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深怕他们或多或少地感觉到。我知道自己应该待在家里陪伴他们，但我却并不快乐。

或许我和那监在欧普拉节目上坐在我对面的母亲们，并没有太大区别。

那篇文章之所以会让这些女人如此愤怒，归根到底要源于一件事情——母性的焦虑、矛盾的心态，以及疑惑。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写关于母性焦虑的话题——事实上，这就是我所写的东西。

我从《妈咪律师探案》开始了写作生涯：小说建立在一系列无伤大雅的谋杀案件之上，描写了一位由联邦公诉辩护律师转变为家庭主妇，由于厌烦了只有“妈妈、孩子和金宝贝童装”的世界，从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案件，免得使自己发疯。

那个时候，我就是由前联邦公诉辩护律师转变成成为家庭主妇的，我厌烦了只有“妈妈、宝宝和金宝贝童装”的世界，转而开始写作，免得自己发疯。

母性的矛盾心态。

那就是我所写的东西。

永远都是。

在我的小说《女儿的守护者》中，我的本意是要控诉在美国毒品管制战争中那些无辜的人们，是如何陷入了司法体系这张残酷的大网。

但我却写了一部关于母亲和女儿的小说，描写了一位母亲，是如何学会突破自己爱的界限，对孩子展现自己母爱的故事。

你即将要读到的这本小说，《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同样也对母性的矛盾心态进行了探索，而且可能是以其最本质、最纯粹的形式。

伊米莉亚肩负着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是个继母，而大多数离婚家庭的孩子都想要实现一件事情，并且只想要实现这件事情——即使他们的父母在一起过得很悲惨，即使他们天天争吵打骂，即使他们的父亲非常风流，又或者母亲对他们漠不关心，但大多数离婚家庭的孩子们，还是想要他们的父母重新生活在一起。

为了他们，重修于好，维持这个家。

对一个孩子来说，一个继母是这个梦想的终结者，她站在幸福的路中间，挡住了道路。

即使她是个好人，即使她每件事都做得很好，但时不时地，他们还是会对她大发脾气，他们讨厌她。

那么对于这种讨厌，继母又该作何反应呢？

对于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很可能告诉她他有多恨她的孩子，她又要如何去对待呢？

母爱就是最好的答案。

我们这些做妈妈的人都承认，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会让我们心烦意乱。

在这些时候，我们就会利用平日里爱的点滴来度过这些挑战性的时刻：我们回想起他们的小手抓着我们的手指，他们躺在我们怀里，贴着我们胸膛时那种心跳的感觉。

我们会想起自己是多么爱他们。

和真正的母亲相比，继母也被要求以相同的忍耐和克制来应对这一切，但她们却没有那些感情积累来支持、来帮助她们度过那煎熬的时刻。

哪怕是圣人，这几乎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伊米莉亚，老天，她根本就跟圣人扯不上一边。

她沉浸在丧子之痛中，面临崩溃；她年轻而且自我；她沉浸在爱中，想要和她的丈夫整天待在一起，而不要和她丈夫那个早熟又让人发狂的儿子有任何瓜葛。

伊米莉亚及其身上的母性矛盾心态，正和整个社会所期待的完美养育理念抗争着。

在这个观念里，女人一旦做了妈妈就得放弃除母性之外的所有事情，这些女人把所有的梦想和能量都投入到完美的养育之中，力图抚养出最聪明、最有才气的孩子。

她们成了“完美的母亲”。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在这部小说里，我想问的是：我们为孩子奉献的结果又是什么？
一个妈妈为他奉献自己，满足他所有需求和欲望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一个妈妈为他牺牲自我，只为成就他所有完美的孩子又会是什么样子？
他会体贴善良、贴心，而且又义不容辞地将他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吗？
他会不会是一个妄自尊大、过于自私而让人无法相处的家伙呢？
这样的孩子能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在很多方面，小说就像一个孩子。

你诞生了这个想法，培养它，使之长大，提心吊胆地让它来到这个世上，惟恐它会受到伤害和折磨，拼尽全身力气想要让它获得成功。

看到自己的小说能在中国出版，这让我万分激动。

我住在加州，这里和中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我的新书《来自远方》里就涉及了跨国领养的问题，尤其是被美国家庭领养的亚洲女孩们。

虽然我已经有二十年之久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和思念着中国！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在我之前跨越太平洋，来到了中国，希望很快我也可以追随它的脚步而来。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内容概要

艾美·丽雅看似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哈佛法学院高材生，和心灵伴侣杰克结婚，住在曼哈顿上西区高级住宅区。

但一直令艾美·丽雅苦恼的是，自己一直不知该如何与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威廉相处，这个五岁的男孩让她觉得束手无策。

后来，艾美·丽雅终于有了自己的女儿，可不幸的是女儿刚出生就死于婴儿猝死症。

她的世界彻底崩溃了，她无心工作、失眠，此后一看到公园里的游乐场、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乐融融的幸福家庭就痛苦不已。

同时，杰克的前妻也时不时指责她没把威廉照顾好。

虽然艾美·丽雅想拉近她和继子的关系，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陷入绝望。

穿过中央公园接送威廉的过程，似乎变成了她最危险致命的旅程……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作者简介

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经担任公共辩护律师，后在丈夫迈克尔·沙邦（Michael Chabon，2001年普利策小说奖得主、2008年星云奖得主、《蜘蛛侠2》编剧）的鼓励下提笔写作，以“妈咪律师探案”系列（Mommy-Track Mysteries）而一举成名。

2006年初沃尔德曼出版了《爱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通常情况下，只要低着头快步前行，我就能顺利走过西八十一街的游乐场。我在电梯里就开始准备，双眼盯着那长长的黄箭头从七楼下到六楼、五楼、四楼。如果电梯停下来，走进来一个邻居，我便毫无选择，只能抛开预想中一个人的清静，换上一副礼貌的面孔；如果进来的是年轻人，比如头发像红刷子、脸上脱着皮的吉他手，或者身穿皱巴巴低腰牛仔裤和黄皮衣的电影制作人，那我只要礼貌地点个头就行。而年纪大些的人则要求更多。满头灰发的老女人自以为穿得像个波希米亚，脖子上的青筋在黑羊毛披肩下若隐若现。我得跟她谈谈天气、大厅东方地毯上被磨出的印子，或是文艺版的新闻头条。这真让人难以忍受，难道她们看不出我很忙么？难道她们没意识到沉浸在自怨自艾悲情中的我，根本没有心思跟她们说话么？难道她们不知道，公园的入口就在八十一街游乐场的旁边，如果我不做好充足的准备、不理清思绪、不将所有声音摒弃而只专注于自己的呼吸，那么很可能、极有可能，我就无法鼓起勇气双手插兜眼睛只盯着枯枝残叶、一块块褐色的泥地或草坪，大步走过游乐场么？如果没有，那我就将在脑海中不断盘旋的、孩子们那令人悸动的声音中，彻底崩溃，倒在游乐场的门外。这些提着笨重的Tod's手袋、没了丈夫、喋喋不休的银行家夫人们难道不知道，如果我分散了注意力，转而去听她们谈共和党运用不正当手段赢得选举，或是巴基斯坦自杀式炸弹，又或是2B座的卡茨夫人有没有看到新来的安东尼警卫上星期二的晚上在桌子后面打瞌睡，我将无法在中央公园的庇护下走过那座游乐场么？难道她们不知道，她们粗俗刺耳的声音，和她们坚持等待我的敷衍作答时，不耐烦地敲击着树脂手杖的声音，会让我无法到达这个城市中惟一可以让我接近平静的地方么？难道她们想逼我穿过第七十九街的地下隧道，靠着脏脏的石墙前行，吸入贯穿市镇的公交废气，一路上闪躲横行着开往东区的出租车么？难道她们想逼我改坐出租车么？

谢天谢地，今天电梯直下大厅，只有我一个人！

“走好，伍尔夫太太。”

“伊凡边帮我开门，边说道。”

从我结婚那天开始他就这么叫我了，最初我试着解释我还是格林利夫小姐。我知道伊凡不傻，他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他只是笑笑，点了点头说“当然，格林利夫小姐”；转而第二天又致以我“早上好，伍尔夫太太”的问候。不过起码这比我刚搬到杰克这里时要好得多，那时我曾经嘟囔着“哦，不，请叫我伊米莉亚”之类的话，伊凡甚至连笑都没笑，也不点头，只是从他厚厚的黑眼镜后面盯着我，摇摇头，好像我五年级时的老师，在我忘了作业，或更糟糕的，在课堂上说脏话时对我极其失望的样子。

“不，伍尔夫太太。”

“他那时说道。”

就这么一句，不是“我不能”或者“我觉得不合适”，而只是简单的一个“不”字。

因为他绝不可能对大楼里的人直呼其名，这样的提议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今天，我只是笑着点了点头，走出大门，穿过街道，朝中央公园走去。

二月是一年之中最长的月份。

冬天已在我们身边徘徊了如此之久，而春天却好像永远不会到来。天空灰暗低沉，阴霾笼罩着这个城市。但这并非预示着将有标志圣诞来临的降雪，或是倾盆而下、扫除一切的冰冷大雨，而是那——恼人的、很快将雪融化的、黄色泥浆般从天而降的牛毛细雨。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人行道上满是污黑的雪堆，走在上面就像在玩俄罗斯大转盘，结果很有可能就溅了一腿的冷泥点，弄湿了鞋袜。

往年这时候通常我都待在家里，窝在火炉前取暖，裹着雪尼尔披肩，穿着羊毛袜，重读简·奥斯丁，期盼昼短夜长的日子快点过去。

然而今年，我却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二月的到来，急切地渴望拥抱纽约二月那无休无止的冷酷严寒。今年我需要二月，甚至在一月底的现在，仿佛这个城市已察觉到我的沮丧，对我说：“你也是吗？”

继而向我表达它的同情之心。

中央公园里的树木显得格外干枯，将毫无生气的枝桠伸向天空，那是失去了希望之叶的垂死枝桠。

枯黄的草地被踢得一块块的，成了覆盖着斑驳冰雪的泥地。

骑马专用道和杰奎琳·肯尼迪水库边的小路泥泞不堪，盘根错节的树根在曾经平坦的路上凸起，将穿着毛衣的跑步者绊倒。

但是戴安娜·罗丝游乐场却挤满了孩子。

除非天气特别恶劣，纽约的孩子都在外面玩耍，即使那些住在宽敞公寓里的保姆和妈妈，也都不顾一切地想逃脱房间的束缚。

在这最阴郁的冬日里，潮湿的秋千能将防水雪裤湿透；原本造价昂贵、柔软的沥青路面被冻得僵硬易碎；保护措施周全的游乐场里未被发现的一块小小金属，足以牢牢地粘住孩子们粉嫩的小舌头，将其冻得僵硬，直到不慌不忙的多米尼加保姆把最后几滴星巴克咖啡倒在和跷跷板粘在一起的小舌头上。而此时此刻，孩子们依旧在游乐场里，天真烂漫地叫着笑着。

我加快了脚步，笨拙地几乎一路小跑起来。

腰上堆满了赘肉，每走一步骨头都疼痛不已。

当孩子们的声音渐渐融消在中央公园的其他声响之中，我立刻放慢了脚步，让自己能喘口气。

夏季的中央公园就像乡村——或者说就是另一个乡村，在这里鸟儿竞相歌唱；滑轮在水泥地上发出嘶嘶拉拉的声音；秘鲁的街头艺人们用笛子演奏着Simon & Garfunkel乐队取材于安第斯山脉民歌的曲子；树上的樱桃鲜红欲滴，环绕绵羊草原的群山开满了黄色的水仙，这些都让你情不自禁地爱上中央公园。

夏季，莎士比亚公园花团锦簇，很多新人在此举行婚礼；没走两步就会被地上的紫菀藤蔓绊着或是撞到玩飞盘的狗儿。

可爱的中央公园就像夏日里的阵阵凉风。

而冬季，鸽子在光秃秃的榆树下飞翔，亲近着那些好心的孤单的老女人，她们坐在林阴道旁被雪打湿的长凳上，拿着装有面包屑的纸袋。

在冬季，公园属于我们这些真正爱它的人，我们不需要摇曳多姿的紫藤蔓和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只要有积雪覆盖的黑色洋槐、满是污泥的小山，还有风吹过干枯树枝时吱吱嘎嘎的响声就够了。

正是这份远离喧嚣的宁静使这片八百四十三亩的土地如此美丽。

春夏色彩斑斓的四旬斋前狂欢节、秋天璀璨似火的枫叶和橘子都只不过是这片美景的花边点缀。

我抄近路沿着水库旁的小径向北走。

这条路上还有一个游乐场，不过距离较远，足以让我的眼睛避开那些原木的游乐器材和红黄相间的滑梯。

我绞着手指，对母亲们来说，现在推婴儿车出来散步已经有些晚了。

如果我的好运能够持续，那么就一个都不会看不到。

上周三我提前几小时出门去见一个朋友，她觉得逛一上午鞋店能帮我摆脱沮丧，做回以前那个她的好伙伴。

当然，明迪没有这么说，她说她的丈夫送给她一双莫罗·伯拉尼克的鞋作生日礼物，不过因为她之前向他隐瞒了真正的尺码，她得去店里看看有没有十号半可以换。

那天，我在水库的门卫处遇到她们，一整队的她们，蹲在婴儿车后面，露出产后腰上的赘肉。

她们握着车把手蹲蹲起起，不停地逗弄着七百五十元美金的婴儿车里或叫或笑或睡了的健康宝宝。

那些博格步蛙式折叠婴儿车，就像停在我们公寓走廊里的那辆，长桌子旁边系着丝绸小花的那辆，每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次当我等电梯时都搅得我心神不宁、蓝色粗斜格纹的那辆，它让我不停地按按钮，似乎那样电梯就会来得更快些。

这队妈妈们协调地或蹲或站，当我像受了打击般地停在她们面前喃喃自语时，却没人搭话。

她们看看我，然后又互相看了看，但是没人讲话。

甚至当我开始大哭，转身跑回小路，经过第一座、第二座游乐场，直到跑回中央公园西区，都没人说一句话。

今天我很幸运，那些母亲们都待在家里，或者正享用着一杯运动后的拿铁咖啡。

直到我走到东区的骑马专用道上，才看到一位。

她银粉色运动短裤上跳动着一只小球，我还没看清是什么样子，她就跑过去了，耳朵上还戴着一副相称的皮耳套。

我只瞥到她双胞胎婴儿跑步推车里两团紫色的小宝宝和粉红色的小鼻子，然后他们便消失不见了。

只在刹那间才让我心中泛起了一丝痛楚。

在安全、理智、成功地穿过公园到达第九十街后，我看了看表，该死，我又要迟到了。

我得在五分钟内到达第九十二街，然后再走一长段路去莱星顿街。

我加快脚步，腰又刺痛起来。

长风衣的下摆不断地拍打着我的腿，我用另一只手努力把衣服拉紧，我可以把它扣上，但那实在太难看了，会把衣服挣破的，而我又不会无聊到再买一件新冬衣——我不想花几百块买一块包裹自己的布料，而且再过一个月就穿不着了，我倒宁愿敞着外套，用厚围巾抵御寒气。

我跑过白色围篱和那些水泥花盆，向警卫出示了身份证，我跑过金属探测器，忙不迭地走到电梯前。

这时我才想起来，为了不迟到，我特意把表调快了十五分钟，那么，这次我不会再晚了，卡洛琳也就找不到理由打电话责骂杰克，抱怨我漫不经心、对她漠视以及她的那套义正辞严了。

我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仿佛只有靠着不安和焦虑才能支撑下去。

电梯来的时候我已缩成了一团，像只老鼠般卑微。

我是第九十二街区里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人。

一群女人跟我一起进了电梯，其中两个怀孕了；另一个用黑色背带把宝宝裹在胸前，背带前面点缀着一个小白锚；最后一个推着一辆博格步婴儿车，和停在我公寓外面的那辆一模一样。

虽然我是一个出色的路线家，能够完美地避开中央公园里的孩子们，但讽刺的是，我的结局依然注定是羊入虎口。

我的目的地，旅途的终点，是第九十二街区的幼儿园。

在我的公园偶遇后，任何一个妈妈都有可能让我半途死在去幼儿园的路上。

中央公园本是我的避难所，而宝宝们的入侵却激怒了我，令我备受打击。

反倒在幼儿园里，我已习惯了那层出不穷的锥心痛楚，除了心神不宁、悲伤不已外，我没有其他感觉了，那状态就如同在电梯里看到喝奶的婴儿那红润的脸颊而强忍住泪水一般。

电梯里的女人向我点头致意，冷淡得就像我对邻居们那样。

而我给予亲切地回应，然后盯着电梯门上的指示灯，直到电梯升到六楼。

幼儿园的走廊里总是贴着孩子们色彩斑斓的画，每个犹太传统节日都会更换。

现在，欢度普珥节的孩子们，画了美丽的以斯帖王后和邪恶的哈曼。

整条走廊里都在宣传这个学校远近闻名的辅导老师的数量，展示着他们可靠耐心的教导。

他们的教育是才智的源头，认真、富有创造力，甚至可与视觉艺术学院的授课相比。

我扫视着这些画，看看其中有没有威廉的。

他继承了他母亲灵活纤长的手指，画中总有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成熟感。

他画的大多是海洋，里面有鱼、章鱼、牙齿锋利的鲨鱼，以及鳗鱼。

现在，他最新的一幅画就贴在教室外面，而这一次，威廉看起来是惟一个没有向那位把子民从毁灭中救出的犹太王妃表示敬意的孩子。

起初我以为他的画只是一大幅红色的蜡笔涂鸦，但当我走近了仔细一看，才发现画的下面，威廉还画了一条七彩的鹦嘴鱼。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这条鱼翻向一侧，肚子上被另一条箭鱼掏了一个洞，上面那些红色就是从伤口里喷出的血。也许这幅画别有寓意，也许鹦嘴鱼象征着犹太人并未因以斯帖的介入而得到拯救，而那条箭鱼的鼻子看起来的确很像一块“哈曼的耳朵”。

我收起衣架上威廉的外衣和帽子，等着红色教室的门打开。

威廉今年在红色班，去年在蓝色班，而前年则在橙色班。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他喜欢橙色，显然这个颜色更有趣，威廉喜欢的很多东西都是橙色的，但他不喜欢橙子，他认为再也没有比那更乏味的东西了。

威廉并不是讨厌水果，他喜欢好看的金橘，尤其是被做成蜜饯后。

他喜欢的橙色的东西里还包括：加了藏红花调料的橙黄色西班牙菜、大蝴蝶、北爱尔兰的橙带党、雪城大学，以及他特别喜欢的橙色交通路锥。

威廉很喜欢谈论这些东西，他也喜欢讨论不同种类的奔龙，和它们的异同之处，尤其是驰龙和迅猛龙。

他内心的小魔鬼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是像威尔·帕里的小猫那样的。

）他还喜欢讨论冥王星是否应该被重新划为柯伊伯带的一部分（威廉认为不应该，他觉得冥王星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自从1903年2月18日起，它作为一颗行星被克莱德·汤保发现后，就应该一直是颗行星）。

威廉只有五岁，但有些时候说起话来活像个六十岁的小老头。

人人都觉得他这些言谈逗人喜爱，他的早熟更是迷倒了大家。

每个人，但除了我。

我觉得威廉让人无法忍受。

有什么人会对着一个天真的孩童有如此感受呢？

这个孩子甚至会指出你说“狗拉雪橇”这个单词时的发音错误、在你一块巧克力酪饼吃了一一半的时候精确地算出你的体重指数、在你试图讨好他的时候却视而不见，转而报以一个不屑一顾的笑容，那种笑容更多的是出现在长满粉刺的青少年的脸上，而不是一个胖嘟嘟的幼儿园孩子的脸上！但我作为一个成年人，理应容忍他所有的怪癖，摆脱那种“是我破坏了他家庭”的罪恶感，竭尽全力地去爱他。

我打开威廉的保温饭盒，把一半剩饭倒进垃圾桶，饭盒里酸牛奶和塑料混合的味道令我屏住了呼吸，但当我意识到那些妈妈正看着我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了。

其中一个肯定会告诉卡洛琳我没仔细记录威廉剩下了什么，就把他剩的午餐倒掉了。

这下又多了一个证明我不值得信任的罪名。

我不经意地和一位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四目相对，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却没有任何反应，转过身去把脸贴在宝宝的头上。

我仿佛感觉到了那柔软的皮肤也贴着我的脸颊，发丝擦过我的嘴唇，小身体里传来她柔和的心跳。

我避开她，转身仔细研究威廉血腥的画。

现在，大厅里满是保姆和妈妈们。

教室的门开了，一位教师探出头来，“诺拉的保姆在么？”

“她把一个胖胖的红发女孩送进大厅。

走廊里蓝色、绿色、黄色、紫色、橙色、红色的教室外面，妈妈和保姆们开始集体大欢迎，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蜂拥而出，呼喊着重向那些等待他们的女人们。

女人们蹲下身子，把她们的孩子抱入怀中。

然后威廉出来了，他站在红色教室的门口，耐心等待。

这时一个身材活像三球巧克力冰淇淋的女人把一个瘦弱的、长着雀斑的小女孩拥入怀中，保姆的头发简直是她身材的小型复制版，当她抱起女孩时，它就像一座颤动的高塔。

威廉低头躲过那双晃动的脚，朝我走来。

我俯身过去，伸出一只胳膊，生涩地抱住了他。

他僵住了，然后看起来像是放弃了抵抗，任我抱着。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今天是你？”

“他说。”

“今天是星期三。”

“是。” “是。”

“哪一个五岁的孩子会说‘是’？”

“来，”我说，“我们走吧。”

“我必须从这些小小的身体中逃离出来。”

我能闻到他们的味道——酸牛奶般的汗味、草莓味的洗发香波。

他们黏乎乎的小手和粉嫩的脸颊像流沙般磨擦过我的大腿。

小小的橡胶运动鞋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比粉笔划过黑板更让人难受。

我在穿越大厅时被一个蜘蛛侠午餐盒绊了一下，还踢到了一双浅绿色的羊皮靴。

他们的头在我的腰际，我的手指正好能穿过他们柔软的头发，捻弄那些小卷儿。

我想起上个月回家后在威廉午餐盒里发现的东西，他们可能都有虱子。

“威廉，我们走吧。”

“我重复道，不自觉地提高了声音。”

两位妈妈看了看我，皱起了眉头，撇了撇嘴巴，显出很不赞同的样子。

“我们就要晚了。”

“我嘀咕着，耸了耸肩，仿佛这样就能做出解释，就能阻止她们给卡洛琳打电话。”

现在我不仅是不负责任，还口出恶言。

威廉听任我给他拉上衣服。

我把他的帽带紧紧系了起来。

“你的手套呢？”

“他把手套从口袋里掏出来。”

我费劲地把它们套进他软软的手指，他右手的拇指和其他手指并在一起，拒绝放到应放的位置。

我努力把大拇指套上去，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好了。”

“我虚伪地笑着。”

威廉瞪了我一眼，朝电梯走去。

我连忙拿起他妈妈放在教室外扫除柜里的儿童安全坐垫。

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在等我了，看着电梯门徐徐关上。

“我们错过了电梯。”

“他说。”

“我跟你赌十块钱，还会再来一部的。”

“我从没想过这个孩子会是这样。”

我设想我会很爱他。

我如此爱他的爸爸，似乎也会爱屋及乌地喜欢他的孩子。

我希望威廉也爱我。

在我们约会了六个月搬到一起住了几个星期之后，杰克终于肯让我见见威廉了。

他原本可以早一点介绍我们认识的，但他还是把见面时间的决定权交给了卡洛琳，虽说这只是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但也给她一种掌控局面的感觉。

杰克仔细地考虑过，如果把选择权交给她，威廉才能幸福地生活，浑然不知那个来和他分享爸爸的那个女人意味着什么。

那是我不在场时杰克和他前妻之间的最后一场对话，所以我也不得而知，为什么杰克坚持要在那个周六的早上，让我、他，还有威廉在动物园见面。

和他儿子见面比和他第一次约会更让我紧张。

第一次非常重要，我们应该第一面就看对眼。

地铁一路驶向市区，我在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演习。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九月了，却仍让人感觉那是又湿又热的八月，在秋老虎肆虐的日子里，地铁站台仿佛蒸笼般，让人呼吸困难，每吸一口都仿佛把灰土也一起吸进了鼻子和肺里。

我从斯戴文森城的公寓搭地铁去市区，当车门在第五十九街站打开时，我还是觉得时间太短，车厢里的空调还没让我凉快个够，我简直都不想下车了。

杰克和威廉在动物园的入口处等我。

杰克让三岁的威廉骑在他的肩上，威廉的腿垂到杰克腰际上方一半的地方。

杰克很英俊，像我父亲一样，身材结实匀称。

他的身高在一米六七到一米七。

之间徘徊，这要取决于他的心情。

他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当他高兴的时候，看起来就会更高一些；在极少数被沮丧压垮的情况下，他变得瑟缩，好似希望自己消失一样。

杰克有一次说他身上最能首先打动我的东西就是：虽然他很矮小，却不会让人视而不见。

相反地，我看上去总是在尽可能地显露自己。

但杰克从来都没看过我在威廉幼儿园里缩成一团的样子，活像只老鼠。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美丽的小说。

如果你读后没有落泪，那么你心如枯木。

“一本浪漫、动人、略带痛苦的书，引人入胜、出乎意料。

“无论伊米莉亚处于什么情绪中：大怒、愤恨、平静，或者别的，她都十分尖锐，冷嘲热讽，固执己见，苦中取乐，让这本睿智风趣的小说增添了无尽的深度和能量。

“我曾经将他视为通往天堂之路的一块绊脚石，但是，我错了……这是一个女人和自己的悲伤奋战的故事，也是一个女人因为失去而重新思考和选择的故事……终于，她学会了自己的方式去感谢生活中的意外之美——不可预期，又无法言语的恩典之瞬。

我以为杰克 我是命中注定，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核子引爆般的威力，摧毁所有横阴在我们之间的人，包括他的儿子——我的继父。

而我却失去了我们的初生的女儿。

当我们穿过草地，站在一块空空的矩形洞穴旁，当他们落下纯白色、带着镶金把手的棺材时，他开始嚎啕大哭，悲伤让我从此为所欲为。

现在，我终于明白，我们的爱情并非神韵的旨意，我们只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必须费尽心力才能维持婚姻。

我看到动物园外的威廉，双脚从他爸爸的肩膀上垂下来。

同名英文原版书火热销售中：Love and Other Impossible Pursuits

<<爱与其他不可能的追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